

卷第四百九十九 雜錄七

崔鉉 王鐸 李蟻 韋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群盧弘正 畢誠 李師望
高駢 韋宙 王氏子 劉蛻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權
崔鉉

崔鉉，元略之子。京（「京」字原缺，據陳校本補）兆參軍盧甚之死，鉉之致也，時議冤之。鉉子沆，乾符中，亦為丞相。黃巢亂，赤其族，物議以為甚之報焉。初崔瑄雖諫官，婚姻假回，私事也；甚雖府職（「職」原作「藏」。據明抄本改），乃公事也。相與爭驛廳。甚既下獄，與宰相書，則以己比孟子。而方瑄錢鳳。瑄既朋黨宏大，莫不為盡力。甚者出於單微，加以鉉亦瑄之門生，方為宰相，遂加誣罔奏焉。瑄自左補闕出為陽翟（「翟」原作「崔」，據陳校本改）宰，甚行及長樂坡，賜自盡。中使適回，遇瑄，囊出其喉曰：補闕，此盧甚結喉也。」瑄殊不懌。京城不守，崔氏之子亦血其族。嗚呼！謂天道高，何其明哉！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王鐸

故相晉國公王鐸為丞郎時，李駢判度支。每年江淮運米至京，水陸腳錢，鬥計七百。京國米價，每斗四十。議欲令江淮不運米，但每斗納錢七百。鐸曰：「非計也。若干京國糴米，必耗京國之食；若運米實關中，自江淮至京，兼濟無限貧民也。」時糴米之制業已行，竟（「竟」原作「意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無敢沮其議者。都下官糴，米果大貴。未經旬，而度支請罷，以（以「原」作「次」。據陳校本改）民無至者故也。於是識（「識」原作「職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者，乃服鐸之察事矣。鐸卒以此大用。（出《聞奇錄》）

李蟻

李蟻與王鐸進士同年，後俱得路，嘗恐鐸之先相，而已在其後也。迨路岩出鎮，益失其勢。鐸柔弱易制，中官愛焉。洎韋保衡將欲大拜，不能先於恩地。將命鐸矣，蟻陰知之。挈一壺家酒詣鐸曰：「公將登庸矣，吾恐不可以攀附也。願先事少接左右，可乎？」即命酒以飲。鐸妻李氏疑其董焉，使女（「女」原作「玄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奴傳言於鐸曰：「一身可矣，願為妻兒謀。」蟻驚曰：「以吾斯酒為鳩乎？」即命一大爵，自引滿，飲之而去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韋保衡

韋保衡欲除裴修為省郎。時李璋為右丞，韋先遣盧望來申意，探其可否。李曰：「相公但除，不合先問某。」盧以時相事權，設為李所沮，則傷威重。因勸韋勿除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衲衣道人

唐有士人退朝詣友生，見衲衣道人在坐，不懌而去。他日，謂友生曰：「公好毳褐夫何也？吾不知其言，適且覺其臭。」友生答曰：「毳褐之外也，豈甚銅乳。銅乳之臭，並肩而立，接跡而趨。公處其間，曾不嫌恥，乃譏予與山野有道士游乎？南朝高人，以蛙鳴及蒿菜勝鼓吹。吾視毳褐，愈於今之朱紫遠矣。」（出《國語》，明抄本、陳校本作出《因話錄》）

路群、盧弘正

中書舍人路群與給事中盧弘正，性相異而相善。路清瘦古淡，未嘗言市朝；盧魁梧富貴，未嘗言山水。路日謀高臥，有制草，則就宅視之；盧未嘗請告，有客旅（「旅」原作「族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則就省謁之。雖所好不同，而相親至。一日都下大雪，路在假，盧將晏入，道過新昌第，路方於南垣茅亭，肆目山雪。鹿巾鶴氅，構火命觴，以賞嘉致。聞盧至，大喜曰：「適我願兮。」亟命迎入。盧金紫華煥，意氣軒昂；路道服而坐，情趣孤潔。路曰：「盧六，盧六，曾莫顧我，何也？」盧曰：「月限向滿，家食相仍。日詣相庭，以圖（「圖」原作「圓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外任。」路色慘曰：「駕肩權門，何至於是？且有定分，徒勞爾形。家釀稍醇，能一醉否？」盧曰：「省有急事，俟吾決之。」路又呼侍兒曰：「盧六欲去，特早來藥糜分二器，我與盧六同食。」盧振聲曰：「不可。」路曰：「何也？」盧曰：「今旦飯冷，且欲遐徵，家饌已食炮炙矣。」時人聞之，以為路之高雅，盧之俊邁，各盡其性。（出《唐缺史》）

畢誠

畢誠家本寒微，咸通初，其舅尚為太湖縣伍伯。誠深恥之，常使人諷令解役，為除官。反覆數四，竟不從命。乃特除選人楊載為太湖令，誠延至相第，囑之為舅除其猥藉，津送入京。楊令到任，具達誠意。伍伯曰：「某賤人也，豈有外甥為宰相耶？」楊堅勉之，乃曰：某每歲秋夏，恒相享六十千事例錢，苟無敗缺，終身優足，不審相公欲除何官耶？」楊乃具以聞誠，誠亦然其說，竟不奪其志也。王蜀偽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，曾宰蜀州唐興縣。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有用，庾氏昆弟念之。洎迭秉蜀政，欲為楊會除馬長以酌之。會曰：「某之吏役，遠近皆知。忝冒為官，寧掩人口。豈可將數千家供侍，而博一虛名馬長乎？」後雖假職名，止除檢校官，竟不捨縣役矣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李師望

李師望，乃宗屬也，自負才能，欲以方面為己任。因旅遊邛蜀，備知南蠻勇怯，遂上書，請割西川數州，於臨邛建定邊軍節度。詔旨允之，乃以師望自鳳翔少尹，擢領此任。於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，陰通南詔。於是蠻軍為近界（「界」原作「之時」二字，據明抄本改）鄉豪所道，侵軼蜀川，戎校竄滂，不能止遏。師望亦因此受黜焉。（原缺出處。今見《北夢瑣言》）

高駢（此條本文原缺。據明抄本補。校黃本於下）

渤海王（黃本作「乾符中」）太尉高駢鎮蜀日，因巡邊，至資中郡，舍於刺史衙。對郡山頂（黃本「頂」下有「上」字）有開元佛寺，是夜黃昏，僧徒禮贊，螺唄間作。渤海（黃本「渤海」作「駢聞」。）命軍候（黃本「候」下有「往」字）悉擒械之，來晨，笞背斥逐（黃本「斥逐」作「逐去」）。召將吏而（黃本無「而」字）謂之曰：「僧徒禮念，亦無罪過。但以此寺，十年後，當有禿子（黃本「子」作「丁」）數十（黃本「十」作「千」）作亂，我故以是厭之。」其后土人皆髻（黃本「髻」下有「發」字）執兵號大（黃本「大」訛「人」）髻小（黃本「小」字缺）髻，據此寺為寨。（黃本此下有「凌裔州將果某所著時稱賊故謂其為禿子」）

歟」二十一字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韋宙

相國韋宙善治生，江陵府東有別業，良田美產，最號膏腴；積稻如坻，皆為滯穗。咸通初，授嶺南節度使。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，垂貪泉之戒。宙從容奏曰：「江陵莊積穀，尚有七千堆，固無所貪矣。」帝曰：「此所謂足谷翁也。」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王氏子

京輦自黃巢退後，修葺殘毀之處。時定州王氏有一兒，俗號王酒胡，居於上都，巨富，納錢三十萬貫，助修朱雀門。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，親降車輦，以設大齋。乃扣新鍾十撞，舍錢一萬貫。命諸大臣，各取意而擊。上曰：「有能捨一千貫文者，即打一槌。」齋罷，王酒胡半醉入來，徑上鐘樓，連打一百下。便於西市運錢十萬入寺。（出《中朝故事》）

劉蛻

劉蛻，桐廬人，早以文學進士。其父嘗戒之曰：「任汝舉進取，窮之與達，不望於汝。吾沒後，慎勿祭祀。」乃乘扁舟，以漁釣自娛，竟不知其所適。蛻後登華貫，出典商於，霜露之思，於是乎止。臨終，亦戒其子，如先考之命。蜀禮部尚書纂，即其息也，常為同列言之。君子曰：「名教之家重喪祭，劉氏先德，是何人斯？以蛻之通人，抑有其說，時未論也。」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皮日休

咸通中，進士皮日休上書兩通。其一，請以孟子為學科。其略云：臣聞聖人之道，不過乎經。經之降者，不過乎史。史之降者，不過乎子。子不異道者，孟子也。舍是而諸子，必斥乎經史，聖人之賊也。文多不載。請廢莊列之書，以孟子為主，有能通其義者，科選請同明經。其二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。其略曰：臣聞聖人之道，不過乎求用。用（「用」字原缺，據《北夢瑣言》補）於生前，則一時可知也；用於死後，則萬世可知也。又云：孟子、荀卿，翼輔孔道，以至於文中子。文中子之道曠矣，能嗣其美者，其唯韓愈乎！」日休字襲美，襄陽竟陵人，幼攻文，隱於鹿門山，號醉吟先生。初至場中，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，戲之曰：「子之才學甚富，其如一日何？」對曰：「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廢二日。」謂不以人廢言也，舉子咸推伏之。官至國子博士，寓蘇州。與陸龜蒙為文友，著《文藪》（「藪」原作「數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十，《皮子》三卷，人多傳之。為錢鏐判官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郭使君

江陵有郭七郎者，其家資產甚殷，乃楚城富民之首。江淮河朔間，悉有賈客仗其貨買易往來者。乾符初年，有一賈者在京都，久無音信。郭氏子自往訪之，既相遇，盡獲所有，僅五六萬緡。生耽悅煙花，迷於飲博，三數年後，用過太半。是時唐季，朝政多邪，生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，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，遂決還鄉。時渚宮新罹王仙芝寇盜，裡閭人物，與昔日殊。生歸舊居，都無舍宇，訪其骨肉，數日方知。弟妹遇兵亂已亡，獨母與一二奴婢，處於數間茅舍之下，囊橐蕩空，旦夕以紉針為業。生之行李間，猶有二三千緡，緣茲復得蘇息，乃僱舟與母赴秩。過長沙，入湘江，次永州北江。堞有佛寺名兜率，是夕宿於斯，結纜於大櫓樹下。夜半。忽大風雨，波翻岸崩，樹臥枕舟，舟不勝而沉。生與一梢工，拽母（「母」原作「舟」。據陳校本改）登岸，僅以獲免。其餘婢僕生計，悉漂於怒浪。遲明，投於僧室，母氏以驚得疾，數日而殞。生惘惶，馳往零陵，告州牧。州牧為之殯葬，日復贈遺之。既丁憂，遂寓居永郡。孤且貧，又無親識，日夕厄於凍餒。生少小素涉於江湖，頗熟風水間事，遂與往來舟船執梢，以求衣食。永州市人，呼為捉梢郭使君，自是狀貌異昔，共篙工之黨無別矣。（出《南楚新聞》）

李德權

京華有李光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以諛佞事田令孜，令孜嬖焉，為左軍使。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，敕下翌日，無疾而死。光有子曰德權，年二十餘，令孜遂署劇職。會僖皇幸蜀，乃從令孜扈駕，止成都。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，人皆畏威。李德權者處於左右，遐邇仰奉。奸豪輩求名利，多賂德權，以為關節。數年之間，聚賄千萬，官至金紫光祿大夫，檢校右僕射。後敬瑄敗，為官所捕，乃脫身遁於復州，衣衫百結，丐食道途。有李安者，常為復州後槽健兒，與父相熟。忽睹德權，念其藍縷，邀至私舍。安無子，遂認以為姪。未半載，安且死，德權遂更名彥思，請繼李安效力，蓋慕彼衣食（「食」原作「合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耳。尋獲為牧守圉人，有識者，皆目之曰：「看馬李僕射。」（出《南楚新聞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